

甲骨文时光

陈河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陈河
——
著

甲骨时光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甲骨时光 / 陈河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02-1610-1

I . ①甲… II . ①陈…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7536 号

甲骨时光
JIAGU SHIGUANG
陈 河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610-1
定 价 3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
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
豕、豺、狼、麋、鹿；
惟麟也，不可知！

——韩愈《获麟解》

第一章	洹河水边的殷墟	1
第二章	挂着盾牌的墙下闪过王的影子	
第三章	夜色下的安阳	61
第四章	古寺里的三折画	97
第五章	获麟解	133
第六章	在南方的征旅上	163
第七章	在洹河的北岸	181
第八章	寻找消失的星座	235
第九章	沉沦之城	263
第十章	逃亡	277
第十一章	牧野之战	297
第十二章	尾声	337
后记	梦境和叠影	345

第一章

洹河水边的殷墟

从下午起，天色变得阴郁，彤云密布，北风怒号，一副下大雪的样子。杨鸣条坐在四合院东侧客房内望着窗外越来越阴沉的天空，心里开始有点焦急起来。

下午四点光景，天变得很黑了，雪气越来越重，有几只乌鸦在光秃秃的杨树上呱呱叫着。杨鸣条听得院子外面的街路上有马车接近的声音，还听到了赶车人勒马的吆喝。须臾，他看见了院门打开，一个戴着黑呢礼帽穿着棉袍的人走了进来。这人就是这四合院的主人傅斯年，刚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班。他没有回院子西侧自己房间，而是径直先去敲了杨鸣条住的客房的门。

“彦堂兄，大雪将至，行路不便。我看你去安阳的日程是否改后几天吧？”傅斯年进屋后脱下棉袍，点上了烟斗，对着杨鸣条说。

“孟真兄，我看不必改期。下雪对火车出行影响不大。即使大雪封了路，我就在车上等几时也不要紧，北方人还怕什么雪的。”杨鸣条说。

“彦堂兄不畏风雪，那就最好了。”傅斯年说着从公事包里拿出一袋子银元放在桌上，“这里是一百银元，从丁文江那里化缘来的考察经费。这老兄到了最后时刻才把钱交给我。钱不多，你先凑合着用吧。”

“孟真兄放心，这钱够用了。我会尽量节省，把钱用到刀刃上。”杨鸣条说。

“那最好不过。兄弟先休息，用膳之后早点睡觉。明天一早我来送你。”傅斯年说着，起身告辞了。

这个晚上，杨鸣条早早熄了灯上床躺着，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觉。他是在一周之前被傅斯年一封加急电报从河南南阳召到了北京。傅斯年没让他住旅店，而是住到了他自己的寓所里。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让杨鸣条去做，所以要和杨鸣条说很多的话。杨鸣条急急忙忙从河南南阳赶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傅斯年带他去参加了北京外交使团一个隆重的招待会。

这是一九二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瑞典公使官邸里面灯火通明，透过精致的巴洛克式花窗有耀眼的灯光照射向外面的夜色。官邸的外面摆着很多辆早期的轿车，还有一长排马拉的厢式包车，车夫缩着脑袋在冷风中等候着。那从蒙古方向吹来的西北风里夹着沙尘和冷气，路边高大的杨树在风中摇晃着。

这一天因瑞典王储来中国访问，官邸正举行一个盛大的招待晚会。在上百个宾客中，洋人占了大半，有各国外交使节、专家学者和各种各样的冒险家。二十多个中国宾客里，一半是官员，一半是学者。学者里面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梁思永、陈寅恪诸位名人，还有被傅斯年带进来的杨鸣条。这些中国学者大都是早年的留洋学生，他们在国外学到了西方的先进知识，同时也知道了西方的丑陋之处。但是杨鸣条却是个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河南乡下人，几天之前还在河南南阳初等师范学校教书。他那套长衫的里子已经破了，夹层里可能有跳蚤，长筒棉裤里面还没有穿内裤。他的个子中等，额门又高又宽，不戴眼镜，眼神的光芒是内敛的，眯成一条线。而这个时候，他因为没有睡好觉眼睛里带着红丝。他能够阅读艰深的英文著作，却不会听和说任何一门外语。他和在场的中国学者站在一起，但不能像其他人一

甲
骨
时
光

样可以自由和外国人交谈，所以他显得有些局促。

欢迎瑞典王储的招待会上，除了王储本人，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当时在中国十分受欢迎的安特生博士，他几乎和王储本人一样地受到了客人的尊敬。这是一个有着农民肤色和智者眼睛的瑞典人，常年在野外的行动使他有着一很健壮的身体。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当年来到了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当政者已经知道了国家矿藏的重要性，准备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查明矿藏资源。但调查国土矿产资源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决定从西方聘请专门的矿藏顾问。消息外传之后，当时所有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大国都力图把他们的科学家派到中国，以获取中国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资源的分布情报。那些曾经火烧过清朝皇家园林的列强竞争得非常厉害，但中国政府这回决定不从他们中间选择专业顾问，而是任用了瑞典人安特生。瑞典那时被认为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事实上也是如此。给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选择建议的是当时的中国国家地质调查局局长丁文江博士。

安特生来到中国之后，很快在中原一带山脉找到了大量的赤铁矿，这些铁矿后来成了中国早期工业“汉阳造”的机器和武器的主要原料。但是，安特生不是一个兴趣单一的专家，他知识渊博，旅行时会关注周围的环境和地理。他在中国很快有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和考古发现，最为出名的是在一九二一年在河南仰韶发现了彩陶。那是他在河南渑池县寻找史前人类用过的石器时，在一个峡谷山洼里看见了一个夹带着红色磨光陶片的断层，因而发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化遗址。从此，这个叫仰韶的地方就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代名词。

今晚，借着欢迎王储的机会，安特生要公布又一件惊世的发现。那是

他在北京以南周口店的工作成果，很多年以前他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带泥土的碎骨化石，他一直怀疑这是一种远古猿人的骨头化石。经过一段时间有计划的发掘，他的同事——加拿大人类学学者步达生终于找到了几颗荷漠形牙齿，证实这是一个新的人种，类名为北京人。

杨鸣条听得背后流汗，他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重大的发现都是外国人在中国完成的？但仔细想想也不奇怪，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死人骨头从来都是些不吉祥的物质，谁会像这些外国人一样把一个古人的牙齿像珍宝一样反复把玩呢。他记得小时候，只有那些胆大的孩子把古墓中的头骨用绳子穿起来在地上拖，而且都以为是和尚的头骨，因为脑壳上没有头发。

接下来，他通过翻译听到今晚的大人物安特生在说另一个事情：在今后的一个时期，河南安阳的甲骨文会成为世界考古的热点。安特生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打算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名义，邀请世界上著名的考古专家共同参与，准备对安阳的殷墟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其发掘的成果由各方所投入的资金和人力比例日后共享。

听到甲骨文这几个字，杨鸣条就像那些初恋的中学生听到别人提到他暗恋的人的名字一样一下子脸红了。安特生刚才说的地质和史前人类的事，他一知半解，但是甲骨文的事情他是知道的。这是他整天在钻研冥想的东西，是他最精通的一件事。他接下来听到安特生在说安阳的青铜文化，说甲骨文在全世界的研究现状，这个话题他听出了安特生对这一领域的事情并不很熟悉，好几个地方还说了外行话。

“这可是在说你老家河南安阳的事啊！”傅斯年贴着杨鸣条的耳朵轻声说。杨鸣条感到羞愧，他老家虽在河南西南部的南阳，可到现在他还没

甲
骨
时
光

去过安阳呢。

“这件事可不能让外国人干了。甲骨文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书契暗号，我们自己有能力去发掘整理，没必要再像仰韶村一样，发掘出来的东西给人家拿去一大半！”傅斯年对身边的几个人说。傅斯年说的这句话是针对安特生在仰韶陶片上的做法，因为根据协议，安特生合法地拿走了一半发掘到的仰韶陶片。而且留给中国的那一半也是先运到瑞典去修复研究，再运回到中国来。

这个在瑞典公使官邸开始的话题延续到第二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办公室，延续至杨鸣条下榻的傅斯年家的客房里。

傅斯年是个胖子。他是五四运动先锋，精通国学。五四运动后，他到欧洲读了好几个学位，回国之后从蔡元培那里接受了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任务并任代所长。他提出一句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西方的留学让傅斯年知道，中国传统教育不足之处是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开，他觉得不把这种障碍扫除掉，就无法得到获取科学知识的新方法。所以他提出了这一句和传统中国文人治学完全不同的口号，要求他手下做研究的人应走出书斋到社会和大地上寻找资料和灵感。

傅斯年在办公室和杨鸣条做了一次详细的交谈。傅斯年在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初就开始暗中筹划一次以中国本国力量为主的田野科学考古，他选中的地方就是安阳的殷墟。他已经向中央研究院报出了计划，但是受到了极大的阻力。以罗振玉为首的一大批古文字学家都认为安阳的甲骨经过三十余年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经发掘完了，再组织人员去发掘是徒劳无益的。此时的罗振玉已和溥仪的王室十分亲近，一年多之前王国维投湖自尽，学界的人都认为和罗振玉的相逼有关。所以傅斯年早已经看不起罗

振玉的为人，公开骂过他是条“老狗”。傅斯年向杨鸣条交代了这次请他到北京来的目的，就是想委派他前往安阳小屯村做一个调查，查清那里是否还有古物可以发掘，要用实际的调查结果推翻罗振玉诸人的断言。

傅斯年选中杨鸣条并把他千里迢迢从南阳召来有着好几个原因。论杨鸣条的学历，其实连正式的大学毕业文凭都没有。他在河南地方上受到了师范教育，后来到北京大学也只是个旁听进修生。但他凭着这么点学历，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早已名声显赫。他所发现的贞人集团学说猜想解开了殷商王朝的断代之谜，甲骨学界都心服口服接受了这个学说。傅斯年是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认识杨鸣条的，当时杨鸣条也在那里当一个普通助教。交往之下，傅斯年发现他简直是一个为甲骨文而生的天才。还有一点，傅斯年知道安阳这个地方经过三十来年的殷墟文物发掘买卖，各种黑暗势力滋生，已经是个环境十分复杂、险恶的地方。杨鸣条是河南本地人，多少还能在当地找到一些关系，语言上也比较容易和乡下的农民接近交流。因此，傅斯年选中了杨鸣条，让他从河南南阳师范到北京来见他。

次日凌晨，杨鸣条早早就醒来了。他整夜都不敢入睡，怕自己会睡过头，误了火车。他没有手表，屋里也没有时钟，他得听着鼓楼的鼓声报时才知时间。今天他得四通鼓也就是四点钟起床，他在二通鼓的时候就一直醒着。四通鼓一响，他就听到傅斯年来敲门。此时送他上火车站的马车已经到达门口，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地上的积雪已有一尺多深。傅斯年让杨鸣条到厨房吃热腾腾的早餐，马车夫也被请到了桌子上一起吃。吃饱了肚子，浑身暖和，杨鸣条告别傅斯年，坐上轿式马车出发了，傅斯年雪中目送他远去。马车从傅斯年的象房桥寓所前往前门火车站要走很长一段路。雪已经下得不是很大，但是逆着北风前行，车厢里面奇冷，马匹亦蹇步不前。杨鸣条听到马车夫用马鞭抽打着马匹叱着它们前行，心里不忍，劝说马车夫不要用鞭子。但马车夫不用马鞭抽打，马车的速度就明显慢下来。杨鸣条害怕会误了火车，只得又让马车夫使用马鞭。

马车到达前门车站时，时间还不晚。杨鸣条提着柳条箱进了候车室，拂去了身上的雪花，略作休息，便登上了京汉列车。这个时候天开始微亮，因为大地上一片白色皑皑，窗外已能辨物。一忽儿，火车汽笛长鸣，慢慢地开动起来。

火车开出后不久，天气晴朗起来，太阳照射在积满白雪的华北平原上，反射出耀眼的寒光。杨鸣条坐的是三等车厢，冷冽的风和火车头喷出的煤

灰都钻进了车厢里面。他的眼睛一直看着车窗外，看着大地上景物像电影一样地飞闪而过。这一条铁路线的客运列车他是坐过很多回的，可这回内心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激动和不舒服的震颤。难道是他对即将面临的安阳调查任务感到害怕而畏缩，或者是因为可能会见到久别的梅冰枝而忐忑不安？他现在还没有弄明白其中的原因。但有一点他是可以感觉到的，那就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期就要开始了，他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是为接下来在安阳要做的工作做好准备。

三等车厢里坐的大都是劳苦阶级的人。此时，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他的脸是毫无表情的，像是戴着一个石雕面具。杨鸣条对这样面具般的脸孔很是熟悉，这就是河南农民的面孔。但是在他意识深处，还浮现着一个真正的石头面具，那是他在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影印本中看到一个安阳发掘到的商代祭祀面具，杨鸣条推断当时商朝男性的标准长相大概是这样的。这就是他内心深处的面具，也是梦幻里的面具，它一直让他的内心不得安宁。

一八九六年秋天，杨鸣条出生在南阳府长春街一座有临街铺面的房子里。父亲杨世奎此时已过不惑之年，可算老来得子，自然满心喜欢。他给儿子取名为杨名迢，意思要获取功名千里迢迢之外。杨世奎原是河南怀庆府乡下书生，因逃蝗灾到南阳打短工谋生，后来在一家杂货店当店员。店主没有儿子，看杨世奎勤奋能干，就将女儿许配给了他。后来，夫妻两人经营起这家小店，日子渐渐好过。杨名迢生命里的第一件有记忆的事情是：母亲抱他到枯井躲避土匪，那时河南土匪很多。他突然哭闹不已，同在井下的邻人群起抱怨，母亲只好抱着他回到了地面。

和河南许多家境尚可的家庭一样，杨名迢自小上私塾，在十五岁之前

甲
骨
时
光

把所有先贤古书都读透了。但是那个时候科举已经不再存在，他再读书也没什么用处，唯一等着他的是去帮助父亲经营小杂货店，然而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让他的少年生活变得有趣了。在他每天上学去的马路拐角，有一个叫“吉祥斋”的刻字店。店主周文金精通金石，为人友善，和杨家很熟。杨名迢每天放学回家时，都会站在他的店里看他刻字。让他奇怪的是，周先生在图章上写的是反字，而且是一种叫篆字的奇怪字体。这篆字让他很是着迷，后来周先生就借给他一本《篆字汇》，让他拿回家临摹。不久后他有了自己的几把刻刀，开始了在石头或者木头上刻章，这种嗜好几乎成了他少年时代的全部乐趣。周先生觉得这孩子是个天才，给他刻了一枚“商出鸣条”图章，以商朝灭夏之“鸣条之战”典故谐杨名迢之“名迢”之音。杨名迢非常喜欢“鸣条之战”这个“鸣条”的意思，从此就以鸣条作为自己的名字。当时他还没想到自己从此和商朝这一个朝代结下不解之缘。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杨鸣条开始沉湎于篆刻这件事，经常会茶饭不思刻个不停。他经常会在雕刻的时候做起白日梦，梦里的篆字变成一种更加奇怪的象形字体，那一定是比篆字更早的文字。而他雕刻的材料也经常变得不是石头和木头，而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他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已经刻了很久很久的字了，有许多字不是他新学的，而是他自己本来就知道，只是现在回忆了起来。这次和刻字的接触对他影响深远，他后来就是根据刀法的不同来分辨甲骨的年代和每个贞人的刻刀手法，从而断定出年代。当然，这种训练也让他一看刀法就能辨出刻品的真伪。

接触到甲骨文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当他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翻开了刘鹗的《铁云藏龟》时，看到那一版版甲骨的拓片，心里面有一种奇怪的熟悉和亲切感觉，觉得这是他自己记忆里的东西。自那之后，

他一头钻进了甲骨文的世界，由于他早就熟悉篆字和钟鼎文，对于学习甲骨文比一般人容易了许多。此时他已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主要是收集和研究中原的民谣。没有人教他学甲骨文，完全是靠他自己摸索入门。他借来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反复临摹誊写。郭沫若当时说过一句话，学习甲骨文并不难，三个月就可以了。《殷墟书契前编》共辑录甲骨二千二百二十一片，每片上少则几个到十几个字，多则上百字。杨鸣条每天摹写二十到三十片甲骨，三个月时间后就可以自如阅读甲骨文了。

在他考取了王国维先生的通讯学生之后，很快就在甲骨学界崭露头角。让他引起甲骨学者注意的是，他提出了一个贞人集团的猜想。他发现商代占卜师都会在甲骨卜辞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因此那些留下名字的三千年前的古人一个个在他心里都活了起来。他特别留意了一个叫“大犬”的占卜师。最近的两年，杨鸣条一直在追寻着贞人大犬的卜辞，他知道大犬的确存在过，大犬的生命通过龟甲上的契刻流注到了他的感觉里。慢慢地，贞人大犬成为了他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他经常会在梦想中跟随着贞人大犬回到商朝的都城安阳。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杨鸣条对于安阳有着深深的敬畏和虔诚，像是基督徒对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徒对圣地麦加城一样。在他觉得自己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他多少次经过这里都没有停留过一次。

而现在，他来了，带着一个使命，要真正走进他的梦的源头去。